

人生各夏



離開故居一兩個月，歸來坐到南窗下的書桌旁時，第一感到異樣的，是小半書桌的太陽光。原來夏已去，秋正盡，初冬方到。窗外的太陽已隨風南傾了。把椅子靠在窗緣上，背着窗坐了看書，太陽光籠罩了我的上半身。它非但不像一兩月前使我討厭，反使我覺得暖烘烘的快適。這一切生命之母的太陽似乎正在把一種祛病延年、起死回生的乳汁，通過了它的光線而流注到我的體中來。

我掩卷冥想：吃驚于自己的感覺，為什麼忽然這樣變了？前日之所惡變成了今日之所歡；前日之所棄變成了今日之所求；前日之所仇變成了今日之所思。

張眼望見了棄置在高閣上的扇子，又吃一驚。前日之所歡變成了今日之所惡；前日之所求變成了今日之所棄；前日之所思變成了今日之所仇。

忽又自笑：“夏日可畏，冬日可愛。”“團扇棄捐”乃古之名言，夫人皆知，又何足吃驚？於是我的理智屈服了。但是我的感覺仍不屈服，覺得當此炎涼遞變的交代期上，自有一種異樣的感覺，足以使我吃驚。這仿佛是太陽已經落山而天還沒有全黑的傍晚時光：我們還可以感到晝，同時也可以感到夜。又好比一腳已跨上船而一腳尚在岸上的登舟時光：我們還可以感到陸，同時也可以感到水。

我們在夜里固皆知有晝，在船上固皆知有陸，但只是“知道”而已，不是“實感”。我久被初冬的日光籠罩在南窗下，身上發出汗來，漸漸潤濕了襯衣。當此之時，浴日的“實感”與揮扇的“實感”在我身中混成一氣，這不是可吃驚的經驗么？

於是我索性拋書，躺在牆角的藤椅里，用了這種混成的實感而環視室中，覺得有

許多東西大變了相。

有的東西變好了：像這個房間，在夏天常嫌其太小，洞開了一切窗門還不夠，幾乎想拆去牆壁才好。但現在忽然大起來，大得很！不久將要用屏幃把它隔小來了。

又如案上這把熱水壺，以前曾被茶缸驅逐到碗櫥的角里，現在又像紀念碑似的矗立在眼前了。棉被從前在伏日里曬的時候，大家討厭它既笨且厚，現在鋪在床里，忽然使人悅目，樣子也薄起來了。沙發椅子曾經想賣掉，現在幸而沒有人買去。從前曾經想替黑貓脫下皮袍子，現在卻羨慕它了。

反之，有的東西變壞了：像風，從前人遇到了它都稱“快哉”！現在漸漸拒絕它，不久要像防賊一樣嚴防它入室了。

又如竹榻，以前曾為衆人所寶，極一時之榮。現在已無人問津，毫無生氣了。壁上一張汽水廣告畫，角上畫着一大瓶汽水，和一只洋溢着白泡沫的玻璃杯，下面畫着海水浴圖。以前望見汽水圖口角生津，看了海水浴圖恨不得自己做了畫中人，現在這幅畫幾乎使人打寒噤了。

其實，物何嘗變相？是我自己的感覺變叛了。感覺何以能變叛？是自然教它的。自然的命令何其嚴重：夏天不由你不愛風，冬天不由你不愛日。自然的命令又何其滑稽：在夏天定要你贊頌冬天所詛咒的，在冬天定要你詛咒夏天所贊頌的！

人生也有冬夏。童年如夏，成年如冬；或少壯如夏，老大如冬。在人生的冬夏，自然也常教人的感覺變叛，其命令也有這般嚴重，又這般滑稽。

文章選自《豐子愷散文選集》

友情的微妙

今天，日久年深的憂慮偶爾涌上心頭，我感覺像生病了一樣。在我維持生命的那個餐館的二樓餐室，我比平時要吃得少。我正要離開時，侍者注意到那瓶酒還剩一半，轉身對我說：“再見，索阿雷斯先生，我希望你能感覺好點兒。”

像一陣狂風驅散了天空的陰霾，這句簡短的話像一聲號角撫慰着我的靈魂。我

發現一些自己從未想過的東西：有了這些咖啡館和餐館侍者，有了理髮師和街頭的送貨員，我享受着一種自然、自發產生的默契，我不能說我還擁有什么比這親切的東西。

友情有它的微妙之處。

作者：〔葡萄牙〕費爾南多·佩索阿



一

我在這座城市待了4年，每一年都要目睹它在夏季結尾時突然跳轉到冬天。一覺醒來，氣溫就低到無法忍受。天一冷，我就總忍不住拾掇一些溫暖的回憶來驅寒。

我把櫃子裡的棉衣拿出來，打算晾曬一下，就這麼翻出來一方白色手帕。放得久了，顏色都黃了，上面還有未綉完的圖案。

打量半天，我才認出來那是我的名字，綉得歪歪扭扭的，毫無美感可言。

綉花是媽媽教我的。小時候，我的書包都是媽媽做的。她選一塊我喜歡的布料，剪裁完，用縫紉機縫好，再綉上好看的圖案。

縫紉機發出的聲音，規律又沒有彈性，“咔咔”，毫無趣味，我總是聽着聽着就睡着了。等媽媽把書包做好了，我背着去學校，就會有老師問：“這書包綉得真好，是你媽媽綉的吧？”

我驕傲地應下。

只不過，這驕傲沒維持多久。很快就沒有同學願意背布書包了，大家都嫌布書包老土，紛紛換上了好看的雙肩包。

於是，我也嚷着不要媽媽綉的書包了，我媽經不住我軟磨硬泡，只好同意。她把我的綉花書包洗淨晾干，慢慢地疊好收起來。

在我的記憶里，我媽總是溫柔的。

她從不大聲呵斥我，從不放肆地笑，時常留給我一個身影，忙忙碌碌的。

春天的時候，我說要吃香椿炒蛋。她就去摘了香椿芽，做給我吃。

夏天的時候，我喜歡吃手擀面。天氣那麼熱，她在廚房里和面，擀出薄薄的面餅。最後做好的麵條里一定不會有我討厭的姜和蒜。

秋天的時候，我第一次來例假，從學校往家跑，見到她就哭。她幫我把衣服整理好，告訴我成為一個大女孩要注意的事項，最後囑咐我去睡覺。她坐在我的床邊，握着我的手，把我喚醒。等我醒來，她已經做好了蔥油餅，蔥花被碾得細碎。

冬天的時候，我坐在火爐邊，吃她烤的紅薯。爐子裡的火苗往上竄，我用手去抓。我媽一把拍開了我的手，說不可以淘氣。

我也不懂為什麼這些記憶這麼清晰，大概是因為她還沒來得及把這些技能教給我，就生病了吧。

二

我媽病了，罹患腦腫瘤。在那之前，我只從韓劇里聽過這種病，以為都是編劇杜撰的，哪有那么多莫名其妙的病呢？聽名字也不洋氣，為什麼女主角最後總要生這樣的病呢？

可這麼不洋氣的病，怎麼偏偏就落在我媽身上了呢？

醫生說，要馬上為我媽做手術，並且不能保證她下得了手術檯。

我一個人坐在大馬路牙子上哭，除了哭，我什麼都不會。我想到最壞的狀況——我會沒有媽媽。可我怎么能有沒有媽媽呢？我的人生才剛剛開始，憑什麼她就要逃開呢？

我就這麼哭着直至她進手術室，我緊緊地盯着“手術室”這3個字，甚至背會了下面的英文單詞“operating theatre”。這兩個單詞大概是我背過的最難的英文單詞，兩個單詞，我背了8個小時。

直到醫生從手術室出來，對我們說手術很成功。

我語無倫次地說着“謝謝”，激動得想給醫生下跪。不到生死關頭，你真的體會不到情緒崩潰是一種什麼滋味。

術後24

小時，她因為疼痛而發出撕心裂肺的喊叫，我和我爸兩個人都攔不住她想把氧氣罩拿下來的

手。

我嘗試着去抱她，一聲

又一聲地叫她“媽

媽”。

我整夜整夜地

握着她的手，就像

她從前握着我的手

那樣。

次日，她清醒了一

點，我喂她喝藥。她的

眼淚，順着眼角往下

滑。

我一直愛哭，卻從不知道目睹至親之人落

淚是這樣一番景象。那種感覺，就像站在一片白茫茫的雪地上，有半



我看過她哭

么也沒說。我們都不善於用言語表達親呢。

我鼻子發酸，又不敢哭。這樣的時候，我心里只有感恩：還好腫瘤是良性的，還好我的媽媽還能這麼喚我，還能繼續做我的媽媽。

三

在那之前，我一直以為媽媽理所當然就該是媽媽，只要我要，她什麼都能給我。哪怕身為女兒，我也沒有想過，她在成為我媽媽之前，是什麼樣的。

後來，我翻騰家里的梳妝櫃，在最底層的格子里翻出媽媽的筆記本。里面有她年輕時的筆記，零零散散的，有老師教授的縫紉知識，還有淺淺淡淡的塗鴉，畫的是百合花。

筆記本上的字迹十分娟秀，撲面而來的少女氣息讓我瞬間醒悟，原來媽媽並非生來就是媽

媽。

因為有了我們，她不得已把自己放到了媽媽的位置上。她不像爸爸那樣經常對我們發火，也不急于表達自己的觀點，只是默默地做許多事情，即便開心時，也不過輕輕一笑。

如果一直保持着這樣的狀態，也好。但“媽媽”這個詞多重啊，重到人生里不可能只有笑容。

她從小女兒的角色，轉換成我的媽媽，大概還沒有完全適應，就已經開始遭受疾病的侵襲，經歷人生大劫。

我心疼她，可是沒辦法改變她的人生，沒辦法不讓她哭。

她病癒沒多久，她的爸爸——我的姥爺就去世了。

我又一次看見她哭。不是無聲無息地哭，也不是號啕放縱地哭，而是綿長的難過，陰暗得像雨天的房間。

她的眼睛經常是紅腫的，時不時發呆。原本生病過後調養得胖了一點兒的身體，又迅速瘦了下去。

我那時常想，怎樣才能讓媽媽快活一些



小懶宜人

一個人懶散好閑，似乎比天資愚笨更不容易得到包容。世人寧肯去包容一個人與生俱來的不足，也不願寬恕其後天的好逸惡勞。所以，勤可以補拙，笨鳥需要先飛。這自然也是沒錯的。即便身處困境迷途，只要不放棄，就會擁有希望。

人生需要奔跑，同樣需要停歇，偶爾發發小懶，也是愜意宜人的。

即使小懶，當然也不能一味地慣着自己的懶怠心理，任其生長、蔓延。但有時不妨忙里偷閑，小別那彎彎滿未發的弓弦，且做懶人，不問世事。

世間俗務纏身，那麼，僅有的一點時間，該讓自己精緻。有勞也有逸，帶點兒懶，煮一壺咖啡，在園里賞一地春紅，或在舊貨市場閑散地淘盞盞皿，或者只是借着夜燈漫讀幾頁宋詞。

生活的逸趣，就是這樣“懶”出來的。懶下來的駐足之處，成了驛站，也成了記事繩上的疙瘩。

生活的從容，也是“懶”出來的。

與人說話，最好也帶點兒小懶，意不表盡，話不說滿。冷言暖語，越河過界，就成了橫衝直撞的卒，或被曲解，或被直譯，都不受控制，迷人在於此，可怕也在此。懶一點兒，且留幾分白。此時，懶是少說，是謹言，是靜默。

春困、夏乏、秋盹、冬眠，單是“睡”這件事，竟也是四季分明的。春暖人倦，就是這樣一種懶洋洋的春困，籠罩大地，讓人昏昏欲睡，也讓萬物復甦，百花怒放。春天好像並沒有使勁，陽光卻那麼恰到好處。

魏晉風骨的代表人物——“竹林七賢”，想來該是歷史上一群名副其實的懶人了：白日里放歌縱酒，撫琴賦詩，仰天酣醉。如此不務正業，怎麼不是懶人呢？但這只是表象，他們懶的是身，心卻從未懈怠。既然廟堂不是如意的乾坤，那麼，這一片牽絆黎民蒼生與山河天下的竹林，何嘗不是令人遂心的天地呢？

太懶，不可取；小懶，卻宜人。

作者：草予

呢？

我拿了一塊手帕，讓她教我綉花。她身體尚未好利索，有一句沒一句地告訴我要怎么走線。我沒耐心，綉得難看，也沒綉完。

不知道我是從什麼時候起把這塊手帕帶在身邊的，就這麼一直帶着。

哪怕媽媽只教了半截，我也執拗地想把她給的一切都留在身體里，留在記憶里。在這個寒冷的早上，我看着這塊手帕，突然意識到自己骨子里溫柔的那一部分，是遺傳自媽媽。對人親和，願意傾聽，哪怕遇到些不快活，也自己揣着。

哪怕只有這一部分，也足以讓她在我的生命里永遠自由地呼吸。

四

前陣子，聽家人說，媽媽提起我時，語氣總是開心的。

開心嗎？是嘴角上揚的那種笑嗎？如果我能讓媽媽覺得高興，那我可真是高興呢。

想起每次回家，媽媽都要問我想吃什么，哪怕身體不適，也要硬撐着去給我做。我想阻攔，可看她高興，就作罷，只覺出一些心酸。我在她身邊待着，幫她搭把手，聽她說張家長李家短，雖然我不愛聽這些，雖然她從前也不愛說這些。

我明白，她不過就是想跟我聊聊天，什麼話題都好。

她的頭髮已經花白，上次染髮還是我陪她去的，可沒過多久，她鬢角的白髮就又長了出來。她說話的時候不再像從前一樣輕輕柔柔的，而是絮絮叨叨。她也不再具備原來那種招牌式的溫婉笑容了，即便笑，也不常笑，笑的時候大多是因為我們讓她開心，她才笑。

我看著她的身影，突然想起小時候，有一次跟她去姥爺家，走到路口，有人夸她衣服好看，她一下子就笑了。

那天她穿了一件淡粉色襯衫和一條黑色褲子，剪着利落的短髮，在陽光下，牽着我的手，一步一步朝前走。她沒有說話，可神情是帶着笑容的。

我還想起她躺在病床上，猶豫着問我，她的樣子是否很難看。

我媽啊，也曾是一個小姑娘，愛美的小姑娘。

小姑娘，但願你以後不要再哭了。

想到這裡，我終於在這個冷冷的早晨，覺出了暖意。

文章來源於《一切都是美好的安排》一書，作者：艾潤